八瓊室金石補正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十

大倉陸增祥撰　　男　繼煇校錄

吳興劉承幹覆校

唐三十二

陽華巖銘

高二尺四寸廣九尺一寸前七行行十二字字徑一寸六七分分書銘廿五行三體書後二行篆書行各九字篆長徑二寸五分隸同前在江華

陽華巖銘　有序

刺史元結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巖

巖當陽
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麗山林幾三十季所見
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銘俾之縣大夫
寵令問藝無篆籀併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以上分書

九九九疑疑疑萬萬萬峯峯峯
不不不如如如陽陽陽華華華
陽陽陽華華華嶄巉巉嶄巉巉
其其其下下下可可可家家家
洞洞洞開開開為為為巖巖巖
巖巖巖當當當陽陽陽靖靖靖
巖巖巖含含高气氣氣清清清

洞 深 宗 寒

陽 華 旋 迴

岑 頻 如 闢

溝 滕 松 竹

暉 映 水 石

光 宜 逸 民

亦 空 堤 士

吾 敬 空石 三泐 格原 投

節 窮 老 拾

此 懼 人 譏

我我我　己己　以以　官官官　檣檣檣

吉時時之　名名　蹟蹟跡　彰彰彰

顯顯顯　醜醜醜　如如如　此此此

爲爲爲　於於於　戲戲戲　陽陽陽

華華華　將將將　去去去　思思思

迷迷迷　前前前　步步步　御御御

望望望　躑躑躑　躅躅躅　徘徘徘

迴迴迴

大唐永泰二年歲次丙午五月

十弌日刻

廬陵龍津趙子拜觀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者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集古錄

瞿令問八分書在道州碑文攷 通志略

邑令瞿令問以雜體篆刻之厓上在道州東南七里山下格古要論

元結撰瞿令問書序八分書銘古文篆隸三體書後

題年月篆書永泰二年五月潛研堂目錄

結集中有此文字多譌舛當以碑為正平津讀碑記

右陽華巖銘在江華碑文攷通志略云在道州者唐時江華隸道州也至格古要論云在道州東南七里山下則誤矣瞿氏輯通志未見之載此文於山川宗氏輯永志亦未見之載此文於名勝石本埶四字据以補注於旁巉巉志作巉嶄石本古文作嶃篆隸作巉嶃巉一字而異文永志殊異而可家者末也家作嘉末下多一有字殊誤年月下分書八字或當時原刻或後來續題要非宋以後人

手筆通志引一統志云陽華巖在江華縣東南而序內所稱回山者未之詳也永志云陽華巖在縣東南十里回山之下縣城屢遷而西故唐時僅距城六七里明初僅距五里舊志因之今從縣志山勢鬱陽清迴高朗中有石磬下有寒泉唐元結守道州時作銘屬邑令瞿令問書之刻諸崖石世稱名蹟陽華巖之可攷者如此瞿令問所用古文極見者居多大都稍變其文疑王庶子碑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華王存乂切韻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家史書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爲華嶽碑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端楊氏所銘碧落文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

洞義雲章作[篆]此作[篆]深碧落文作[篆]此作[篆]士華岳碑作[篆]此作[篆]懼古尚書作[篆]此作[篆]官古文作[篆]此作[篆]名華岳碑作[篆]此作[篆]爲小異耳至其所用篆文犇作莿不合於古

舜廟置守戶狀

高三尺一寸廣四尺二寸共廿四行行十八字字徑一寸三四分分書在道州

臣緒謹案地圖舜陵在九疑山舜廟在大陽之溪舜陵古者已失大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徠置廟山下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

詔書命州縣致祭奠酹荒野荼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

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

上已立廟訖特望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

時灑掃永爲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

陛下天澤被於竆窮謹錄奏聞狀奏

永泰二年三月十五日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

州刺史賜緋魚袋臣元結狀奏

置廟戶勅

右道州刺史元結奏請蠲免近舜廟弍兩家令歲

時掃灑永爲恒式

中書門下　　牒道州

牒奉　　敕宜依牒至准行

永泰二季五月廿六日牒

中書侍郎下泐

黃門侍郎平

侍

此行全蝕

上缺平下缺

上缺〓〼書

上缺上石此行字較小

在道州元結撰江華令瞿令問書輿地紀勝

唐奏舜廟狀瞿令問八分書在道州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今所拓道州舜廟碑分十一行係分書其弟一行上下並蝕僅存一五字弟二行之弟二唐字尚存餘蝕弟三行之二四爲廟常二字弟四行弟二爲考其下道州刺史元結奏請八字尚全闕五字下接祠式兩又闕一字有家字又闕一字接歲時拂曬曬字約略可識耳下闕一字接爲恒式三字下一字似豈字以下並蝕弟六行書祠下三字起以下蝕弟七行一奉字餘不可見弟八行行斜偏中隔裂縫當時葢即弟

七行之下截惟中間有教宣二字可辨弟九行上闕

六行存永泰二年□月字十行惟見一中字餘全蝕

十一行中見廟字末見書字以省郡志所載表狀繹

之惟近祠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案此永之誤）為恒式數

字極相符合前後雖不盡同此文之為狀詞無可疑

矣其刻二年者立廟之次年也（金石審）

案道州舜廟立守戶狀唐刺史元結撰江華令瞿令

問八分書永泰二年立鐫於元山下學署前之西大

石上北向廟久廢石塊然根地不可琢移日炙雨淋

莫知其為碑刻也歲戊辰（煊）權州篆公餘訪得之剔

落剔蘚拓視之分十八行字蹟大半漫漶其約略可
識者有置字半蝕廟山下年代寢遠二字半蝕盛德字蝕已大
業百王師表致祭二字近蝕奠酹右旁守字半蝕特望天恩二字稍蝕
奏聞及三月十五日使持節道州諸軍字蝕大半事府志誤唐
守道州刺史賜緋魚袋臣元結伏辨案是字此誤狀奏置廟
戶志誤常右志誤考道州刺史元結奏請免字蝕近近廟志誤
祠式兩家令歲時掃灑志誤拂灑永爲恒式中書門志誤祠
下奏敕宜志誤教宣依永泰年月中等八十字而永州府
志所載乃佚前半以中存五字行爲弟一於五字上
下文俱不審僅約存三十餘字且廟戶掃灑等字俱

詭別風淮雨古今同慨嗟乎漢碑尙矣唐碑今亦無
幾存此千餘年吉光片羽也石之東面刻正書一方
爲唐人張吉甫和漢戴侯熊渠詩秀勁古質亦可寶
玩亟築亭以護之俾免剝蝕後有好古者知不僅衒
尊陽華兩銘獨垂不朽也同治八年四月初一日蕭
山湯煊識
右元次山奏置舜廟守戶狀在道州元山下自來
金石家從未著錄全文已巳秋湯斐齋大令權代
道州精拓見貽并示跋語亟讀之剝蝕已甚乃舉
永志秩祀門所載狀奏繹之按格推求逐細審勘

前列狀奏九行年月銜名兩行後列敕牒六行牒尾署銜五行後列書人銜名一行上石一行凡廿四行得百七十一字較斐齋所審多至一倍有餘其首行結謹在九疑五字均有筆蹤可辨結字較爲清晰而志載全文無臣結二字也二行古大陽處秦五字三行宇字四行令而盛三字五行役字六行山已訖三字七行躅近廟一令灑六字八行代彰二字十三行兗字十九行黃字廿行侍字廿三行瞿字或存其半或有數筆可審合諸志載之文罔不脗合廿二行平上弟二有門字隱約可見

吳興劉氏

葢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廿三行瞿字已半蝕其下所缺是令問二字其上則不知幾何矣六行於字九行狀奏二字皆秩祀志所無八行廟誤祠掃灑永誤拂灑示代誤世欲誤使九行被誤及皆當以碑爲正瞿氏未見此刻宗氏謬誤百出斐齋已言之漁洋山人浯溪考序謂古來名蹟不遇其人鹵莽載筆與黥劓何異然能免此者寡矣攷文獻通考云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埽除與碑相合又牒尾有中書侍郎黄門侍郎者攷新唐書宰相表廣德二年王縉爲黄門侍郎杜鴻

漸爲中書侍郎永泰元年縉爲河南副元帥大厤元年即永泰二年二月馮漸爲黃門侍郎其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又有元載碑已磨滅其列銜下所署之姓不審與表合否　又末行之左有祠部郎中李□僅辨右旁頁字屯田外郎數字下皆漫滅又下截有小正書僅見來字敬拂字當是後來續題附識之以諗來者至所謂張吉甫詩無可辨識以偶存之字蹟對勘之悉不合恐係傳誤裴齋但据道州志言之耳

寒亭記

吳興劉氏希古樓刊

高三尺六寸廣二尺四寸五分十七行
行十二字字徑二寸許分書在江華

寒亭記

刺史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勝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又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顛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休于亭上爲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

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博陵瞿令問書

在江華縣元結撰瞿令問書永泰二年輿地紀勝

永泰中元次山爲道州刺史嘗巡行江華登縣南之亭愛其水石之勝當暑而寒遂命之曰寒亭而爲之記刻石在焉宋蔣之奇暖谷銘序

出南門抵蔣家山至小飛來石從山盡處轉入巖腹梯磴而上得石壁數百尺上刻次山記剔去積蘚讀之永州府志嘉慶初邑令李邦燮游記

右元次山寒亭記在江華東南十里回山之下今

名蔣家山自來金石家未見此刻永州府志載此文而刺史元結之上下誤多道州譔三字並誤水石相勝之勝爲映又脫又棧險之又休於亭上之休天時將寒之時及碑末書款一行又旦暮作旦暮歟作與則亦未之見也

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碑 永泰二年七月一日 萃編載卷九十三

篆額題大唐清河郡王紀功載政之頌十二字在正定府

司議郎 儀議誤

惟天正字缺正 聖人保成成允甯萬邦克易我診於戲 缺保甯萬邦克易我診於九字并誤倒成允二字 品配 缺配字 草木咸□坒人康□王

貴歲歲上八字缺寶應皇帝缺寶皇二字集太和缺集字祿山構亂

致山構二字力政血刑缺力刑二字於恒缺於字克哀復甯遐在缺哀

遐在三字靡由尒凶缺出凶二字元命元誤王表獻臣也缺臣也二字越

二年思明肆虐越二下五字缺王度擅煞擅外三字缺命我亞□咨

我藩端恤遺□人心命我下九字缺丕命援丕下三字缺改名寶臣

詔曰懿審奉天威保乂邦本是用懿外十六字缺威憚

紓回政華華上五字缺是用缺用字昭崇缺崇字師長是用援用外

四字缺姓咨我國寶本尒名名上七字缺於後缺於字無□及我

公大其門風無及外六字缺公天姿全德天德外三字缺有邦缺有字明

直缺明字自我位敘位外三字缺僞也僞師僞誤爲師誤師於野人缺於

人二字一公張官具政公下四字缺如化人諟不虞缺如化虞三字廬廬

旅旅以晏以霿缺廬旅旅以霿五字農力穡缺農力二字尒下日用乃

以惟二年春□羣日用二外入字缺泄岸波積缺泄岸二字波誤皮奔灌

乃雜肯乃外四字缺經□元啓導流□若流外五字缺庶德合於

缺庶於二字月公告成於月下四字缺不敬□由是折導流遂

不折外六字缺焉惟三三上二字缺薊臨長於恒夏四月薊下七字缺公

也公公下二字缺起信冈得加害迨六月恒□□復公

□□惟四年夏宮外十五字缺滌滌甫田百滌外四字缺靡神□寅

寅上二字缺而雨無日而下三字缺河朔大飢恒有年也惟五年

秋大秋外十二字缺旬有五日旬下三字缺單於□伺間焉惟十有

一月萬寶□□臨□公焉外十三字缺流毒諸流下二字缺於鴈門
敦行王法保和□極惟七年朝義繼逆　宗公主五五下廿字缺
六教既脩孳孳等心於是文訪於易易奬之文易下字外十七字缺
定宗之缺宗之二字深修缺深之年冬□月　公大開
山東年下七字缺趙郊缺趙字伐□獨夫惴惴天用用上六字缺匹
夫缺匹字越踐缺踐字父子缺父字
右碑王祐撰王士則書并篆額佑兩唐書無傳惟見
新唐書王武俊傳云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國號趙
以王士真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爲尚書士則
武俊子見唐書本傳又見韓昌黎文集言其兄弟皆

能書其列銜有推勾官案新書職官志節度使之屬有推官有衙推推勾疑即推官李寶臣兩唐書有傳碑敘歷官錫姓皆與史合惟舊書本傳止載封隴西郡王新書藩鎮傳有進封隴西郡王皆無封清河郡王事新書宰相世系表有之又舊書代宗紀寶應二年（即廣德元年）閏月戊申以史朝義下降將李寶臣爲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恆州刺史清河郡王充成德軍節度使知寶臣始封清河後乃進封隴西世系表止稱清河郡王與本傳不載始封清河皆失之跡畧又碑敘授寶臣恆州刺史封密雲郡公此乃肅宗

時九節度圖相州時歸朝事也封密雲郡公見新書
藩鎮傳新書又載其封趙國公叙於第二次歸朝時
舊書及此碑皆不載碑云惟三年二月上以思明作
藩於薊又云思明篤叙不供賦鎮威衆致思明以十
三郡衆兵八萬之籍送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碑稱
三年二月乃乾元二年二月見肅宗本紀新書本紀
作元年誤碑又云九年冬特拜右僕射攷寶臣牧恆
之九年當代宗永泰元年兩唐書皆不載其拜右僕
射事惟代宗紀大厤三年閏月庚午相州薛嵩魏州
田承嗣恆州李寶臣並加左右僕射又寶臣傳云還

左僕射蓋右字之誤常山貞石志

碑稱王寅歲寶應皇帝嗣位我亞相張公忠志即李寶臣率東諸侯復命授恆州刺史不稱寶應年號其下稱公牧恆元年又有惟二年惟三年□四年惟五年惟六年惟七年惟八年皆自以方鎮紀年不用廣德永泰年號大書刻石當日之跋扈可知平津讀碑記

據吳氏李氏兩本校補常山貞石志所載閒有不同克貞之貞作服遏在之遏作功王度之王作玉尒名之尒作守具政之具作興皆是也碑陰題名三截弟一截爲監軍使及寶臣之子弟餘皆節度

屬官未見拓本碑文帝曰休才以才爲哉力政血刑以政爲征皆古通碑云公牧恆元年僞也碑頌賛臣功德而不爲掩飾直以僞稱之猶見人心之古

朝陽巖石刻三種在零陵

重刻元次山銘永泰二年八月萃編載卷九十九系大厤九年八月

自春陵至零陵愛其郭中缺春陵愛三字於戲缺於字深洞寒泉殿泉字通志同僻在幽遠缺在字

右元次山朝陽巖銘分書十一行後題時甲寅中秋零邑後學田山玉書石玫山玉係　國朝康熙閒零

陵文學金石萃編誤爲次山同時人此銘乃近日重摹非原刻也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次山原刻久不復存萃編据田山玉重摹本錄入以其有甲寅字而系諸大厤九年殊誤今則易隸爲篆而山玉所鐫亦不可見矣補刊者楊海琴觀察翰也前守永州時在咸豐十一年篆者鄧守之傳密也時主講石鼓書院佐永州幕守之爲完白山人之子工篆隸能世其家學惟高嵒絕厓田刻作厓今作崖雖亦說文所收不若厓字爲古然萃編缺字足以補矣又田刻有標題一行本係山玉

所題今已無之此邪之形勝也今無之字自古篆之今篆作荒創制菞閣今作刱制茅閣蕪穢今作蕪薉甚合六書之指勝絕之名也今作絕勝之名已名後添入銜名一行云進授容管經略使道州刺史元結次山譔凡十六字次山進授容管經略使見唐書本傳傳不詳何年此以爲永泰年不知所據次山浯溪銘在大厤三年末署此銜也又棨獨孤刺史之名萃編作愐通志永志均作恂此刻亦作恂獨孤愐見宰相世系表爲左司郎中不言其爲刺史獨孤恂無攷通志職官漏載無從辨其

孰是寶必名通志亦失載永志官表云獨孤愐河南人官至左司郎中而於此碑文亦作佝前後不符又載寶必名世系表有佖泌二人恐譌案世系表佖泌三人俱不詳官位石刻後海琴有分書一跋并錄於左跋云昔元次山愛此巖拔奇表異摩石勒銘歲戊午予來典郡尋次山銘已不可見因念次山當中興時得以蕭閒文字寄託山川今則干戈擾攘一切皆如浮雲獨深谷高巖壽足千古因屬古皖鄧守之作篆補刻巖上以還舊觀後之覽者當快然於扶筇躐屐時也

重刻柳宗元西亭詩 高四尺七寸廣四尺四寸十九行行十二字行書

遊朝陽嵒遂登西亭二十韻

唐永州司馬河東柳宗元

謫棄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高
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攅林稍西亭
構其巔反宇臨呀庨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
鄉土得以蔭菁茆羈貫去江介世仕尚函崤故墅即灃
川數畝均肥墝臺館葺荒邱池塘疏沉坳會有圭組戀
遂貽山林嘲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筲囚居固其宜厚
羞久已苞庭除植蓬艾隟牖懸蠨蛸所賴山水客扁舟

枉長梢拖流敵清觴撥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逍遥屏幽昧滑薄辭喧呶晨鷄不予欺風雨聞嘐二再期永日閒提挈移中庖

案此碑字迹飄忽而無精神刻又庸劣且具銜不稱員外司馬與華嚴巖異斷為模勒無疑其旁有明嘉靖間通判蕭幹詩刻與此極相類則必幹所為也金石萃

通志未收此刻永志僅列其目未錄全文指謂明人模勒案此碑之前尚有題朝陽巖等字其下有書字及正德辛巳九月等字意即書刻之年月姓

名未必是蕭幹所爲要其爲明代所鐫無疑林梢之梢石本誤作稍亦重刻之一證葢以兩押梢韻肊改之而不自覺其謬也通志山川永志名勝及全唐詩梆文惠集均載此詩此刻與集本同惟不予欺之予集作余爲小異耳全唐詩澧作灃當是刊刻之譌墝作磽予作余均於意義無關通志菁誤作青塹作字苞作包山水作山川予亦作余永志開曠誤作間曠其巔誤作危軒反誤作仄菁亦誤作青鸙下一字石刻已泐諸本俱作貫永志誤爲草甚謬澧作豐墝亦作磽臺作亭苞亦作包蠵

誤作螺長梢誤作見招盃亦以兩押梢韻而肊改之者肴作殽皆當校正之

李當等詩并魏㴝書事高一尺六寸廣二尺七寸六分標題及詩七行行十二字字徑寸許銜名二行小字後書事十四行行廿一字字徑五六分又鐫石等人名二行均正書左行

題朝陽洞

義陽守李當

江上朝陽洞無人肯暫過今來愜心賞迴首戀煙蘿

奉和

左丞八舅題朝陽洞

從甥前□州軍事判官鄉貢進士魏㴝

北闕飛　新詔東山喜更過　文星動嚴　夢章句別

衣蘿此下空行寬寸餘

公嘗自中書舍人乘廣車問俗湖南他日

宣皇帝注意急徵值　公南風中足不克二見久

之乃有金貂之拜洎足力如常除戶部侍郎尋出尹河

南移宣□鎮褒斜藹然龔黃之理爲天下倣士君子莫

不延頸企踵日望霈然爲　時霖雨

先帝知之徵拜天官氏歲餘除尚書左丞于時姦臣竊

國柄凡以直道事　主不附于已者悉去之由是

出牧于道道人比歲陽九之灾山民蟻聚爲賊且起三

州之兵以翦之於是　公以書先諭而招之洎到
郡之日則遣使以逆順之理告之禍福之門納之不勞
尺刃而山賊革面皆得保生生之福耕於野而歲再稔
道人由是不聞夜吠之犬今則四凶已去八元□用之
□請書其事敢爲前賀時自道移申及此拜常侍歸西
掖咸通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魏深題
進士崔鵬書
　　　　　　　零陵縣令李璵鐫之
　　　　　　　豫士唐元眞看題□□陳楚
右李當詩石崔鵬正書在朝陽洞西窽絕壁上道光

丁亥始搜得之楷法遒渾有鍾王古意自來金石家未見論及隱晦之迹久而一彰良足重矣魏深所述道州民變及當諭降一事史志皆佚賴此得以傳之

案李當事無可攷其所述姦臣竊柄直道不附者悉去之蓋指路巖韋保衡諸人新唐書路巖傳云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論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保衡恃恩據權所悅即擢不悅擠之僖宗立爲怨家白發陰罪貶死此書事在十一月僖宗立以七月與史正合魏

深雖當私親所言不妄則其論賊之功亦可信徵矣

第其書公字必空三而主字反祇空二一案石刻實空三格此語誤

殊失倫序耳審金石

案金石錄目李舟朝陽巖詩大麻十三年九月李

當牛樅詩附自大麻十三年至咸通十四年相距

九十餘載此題詩之李當蓋別一人也唐書宰相

世系表姑臧大房有李當官至刑部尚書時代約

亦相近當即此題詩之人申州義陽郡屬淮南道

通志未載此刻永志缺爲時霖雨之時徵拜天官

氏之徵不聞夜吠之鬬夜并誤杉爲松誤勞爲瑩

誤常侍之侍爲得而缺常字誤李璵之璵爲琪其官表內據此刻補李當於道州而零陵令李琠名仍未載入皆當校補焉又陳楚上缺二字宗氏謂似判官諦審不類

宏尊銘

高二尺九寸廣三尺四寸十五行行十二字古篆書在道州

宏負己多序

敕吏丙結□

濞以成東武又湖邦東

長十章武水石□□山山

㾍又容户可以鄉賓乃曰寶賓
上刻名曰志銘曰
片后敦殷民戰之後與分興容
可以鄉賓宴天臨之長安湊艇
㾍寶之内使宮山吉藝天鸚之
於湘洄之長樂之下亓洄杠宛
從來全器護曰之以天隧關鑪
日月拯拭聲是琢窖歲寒淮纔
以器完繼志象其純勒名寶下
以告後之

瞿令問書

□□二年十一月廿日刻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窊石可以爲尊乃爲亭尊上刻銘爲志銘曰

片石何狀如獸之蹲其背類窊可以爲尊空而臨之長岑㴱窪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洞淵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技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太璞尤宜眞純勒名亭下以告後人

瞿令問書　□□二年十一月廿日刻 右釋文

右窪尊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

有爲惟恐不與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詞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集古錄跋

窊尊名元結撰瞿令問書在道州永泰二年碑文攷

在道州城中報恩寺西方輿勝覽

報恩寺小石山巔有窊穴可爲尊刻銘其上孫克宏天下碑目

窊尊石在州東一統志

窊尊銘十五行一百四十七字紀年已漫漶不可辨据集古錄跋乃永泰二年也元結撰瞿令問篆書于

奕正天下金石志作顏真卿書誤也刻在道州下津門外江之北岸石上次山此銘載文編志乘多采錄其石刻則箸錄於歐公集古錄及朱長文碑文攷吾家令問公時官江華爲次山屬吏工篆籀故命書之次山陽華巖銘亦公所書故序云江華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黃山谷遊愚溪詩有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蘚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袁之句瞿即指公也公之事蹟爵里無可詳攷此外惟見諸容州都督元公碑稱故吏江華令瞿令問云又寶刻類編載有貞元中朗州武陵令瞿令珪墓志係其

子倜撰似是公之昆弟惜亦無從訪求質證矣篆古文久已失傳惟收諸許氏說文者爲信而有徵然亦十不存一又多傳刻舛誤未盡可據其散見於經典者獨周禮爲多司馬公史記班孟堅漢書亦閒存焉以後惟玉篇廣韻所收爲近古可信唐惟李陽冰碧落碑用古文則與令問公同時矣宋初郭忠恕撰汗簡夏竦作古文四聲韻搜求頗廣又在令問公後數百年今以此碑證之尙有未采之字惜當時二公未及見也此碑結體遒勁篆筆在浯溪唐亭峿臺諸刻之上昔人有謂浯溪三銘書皆出自公手者觀此

恐未必然公書此碑所用古文皆有依据無一字杜
撰以此見公篆學之精深實於唐宋諸儒中卓然可
稱者今博稽載籍一一爲表出之尊作□亦作□
見於鍾鼎文字及薛尚功款識宣和博古攷古二圖
者甚多說文酉部醬字古文作□其酉字正作□
其餘見於說文解字者二作弍爲作□淵作□
地作□開作□而此作□風作□雨作□
玉篇作□此作□色作□扜簡引古老子作
□又作□義雲章作□又作□而此作□
宜作□廣韻作□而此作□具作□此作

□探作□見說文艸部訓蒲蒻之屬與深字義別然碧落文有□亦以爲深其見於郭夏二家書所引者道作□古老子祥案石刻不如此瞿木州老所見拓本不明耳作□古尙書城作□王庶子碑步作□汗簡顚作□裴光遠集綴爲作□道德經又作□古孝經而此作□何作□碧落文如作□古孝經及道德經空作□王存乂切韻而此作□岳作□華岳碑臨作□古孝經曲作□義雲章又作□古老子大作□古孝經尤作□王庶子碑以上與此刻大率相合惟筆畫微有不同因

拓本不精未能細辨也暑作見碧落文乃从古文旅而右旁有彡攷之說文部从云古文旅又扵部云古文旅又以爲魯衛之魯案古文四聲韻中所收旅魯二字下俱作無三彡惟者字下多作有三彡則从者之字當有彡也閏作凡古文从門之字多作此作義通而郭夏二書未載可据補之唐亭銘亭作傎从厂从傎此文爲亭尊上之亭又从宀从傎攷義雲章以爲亭而古老子傾作則彼从頃此从傾省文也蹲作踆郭夏二書不載踆字見公羊傳丁度集

韻云租昆切音尊蹲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踆猶蹲也郭璞注山海經及陸德明莊子釋文引字林並云踆古蹲字今本史記貨殖傳下有蹲鴟裴駰集解引徐廣曰古蹲字作踆而婁機班馬字類引貨殖傳直作踆字音蹲焉作安古孝經華嶽碑雲臺碑並同案焉安也安焉也二字古人轉相爲訓又古音寒先二韻字多通論語斯焉取斯劉向新序引作斯安取斯滿作蕊攷廣韻蕊蕊爲懣之古文說文滿盈溢也懣煩也二字義訓然漢書燕剌王傳霍光傳憂懣俱作懣而石顯傳憂滿作滿懣字既可省心滿字何不可省水

从心於義亦合惟滿字从䓕葸从廿从从网並非从艸
从网則惑於時俗之謬體矣類作[illegible]郭夏二書所
無亦可据以補之片石之爿今誤爲井拔拭今誤爲
拂拭真純今誤爲直繩皆當以石刻正之石刻後十
一行上下皆齊其前弟一行標題低四字弟三行序
低三字弟四行低二字小石下空二字似皆石有高
低凹陷故就勢鐫刻之其弟二刺史下已漫漶不可
辨矣次山又有窊尊石詩又有杯尊銘其序曰廊亭
西孔詳案疑北之譌有叢石石臨灤水漫叟擕石顛以爲亭
石有窊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命爲杯尊作銘云云据

吳興劉氏希古樓刊

此知在武昌者爲杯尊而非窊尊窊尊當以此在道州者爲正黃山谷次宋懋宗詩有安得風帆隨雪水江南石上對窊尊之句任淵注云元結有窪尊銘今在武昌攷東坡武昌西山詩序云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翰林承旨鄧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尊銘刻之巖石因爲此詩請聖求同賦云云則武昌之窪尊恐即鄧聖求所摹刻也又趙氏金石錄有唐李氏窪尊銘云篆書無姓名亦無年月前賢名蹟後人景仰其事往往轉相摹勒以爲佳話予遊衡州石鼓之西谿見河干一大方石上多

宋人題名其一面亦刻正書寣尊二大字亦似唐宋人手筆寣㝐二字並見說文其義亦相近可通今據此刻知次山道州之原名作㝐而非寣也唐代宗永泰二年即大厯元年是年十一月甲子始改元故十一月以前猶稱永泰二年此刻据歐公云永泰二年則當在十二月以前今石刻十下一字似弋乃古文一已漫漶不明矣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今㝐尊銘拓本十五行題三字乃小字均蝕弟二行元結二字可辨下似多一銘三行至東字止四行至兩山字止五行以下蝕六行首三字闕下見爲志銘

曰四字七行首六字不可辨之跋至類秖皆明顯八行首四字模糊下見空而臨三字闕之字長岑深鋻句全蝕九行廣亭以下十字皆顯臨字晦末一之字十行曲字不見浦字以下六字可見下闕下江二字湖字存在字不清安字存十一行首一字晦見成全二字器誰爲五字不甚顯天地開三字可辨鑿字晦十二行皆完好十三行首三字顯璞字晦尤宜以下五字晦名字晦亭字可見失下字十四行首隱三字見八字下瞿令問三字略可辨闕書字十五行僅見一月二字而已金石審

右窊尊銘在道州報恩寺西石久湮沒嘉慶甲戌州土黃如瀫撥訪得之明年雷震石仆又明年遊擊張大鵬力挽以上復植原處州牧張元惠建亭護之并記以文而此石乃復顯於世矣浯溪亦有窊尊石祁陽志載此銘於浯溪非實也片誤作井枚拭誤作拂拭惟江湖在焉作焉不作安焉得之耳通志又載有宋張舜民窊尊銘云在郴州又仿爲之者序云道州城東有左湖宗氏輯永州府志謂州治東有直淵即湖之故蹟淵以東爲報恩寺今此石得於寺西知方輿勝覽之言信而有徵鼎

者或指在五如石內或指在元山皆誤也左湖既廢後遂混左溪爲一舊志云左溪在下津門外其源九井所出東流與花水合古州記云五如石在下津門外江北岸今爲東門外水涯五如石中如尊者元次山名以洞尊不得與窊尊混爲一物瞿氏謂此石在下津門外者蓋誤以左溪爲左湖以洞尊爲窊尊矣下津尚係古稱今亦無此名焉篆體奇古瞿氏攷證詳贍已極大備其所未及舉者更徵引之道作[illegible]見郭顯卿字旨而[illegible]內多一筆爲小異此碑如名尊亭等字皆多一筆不獨

遡也城作戚 秦王庶子碑城作戚 成作戚

此以戚爲城者古或用成字耳方十里曰成城之

从成本取諸此左氏文十一年王子成父管子小

匡篇作城父詩板無俾城壞漢書諸侯王表作毋

俾成壞又漢郡國志高城阜城魯峻碑陰勃海高

成河間成阜皆作成劉寬碑陰以聊成爲聊城楊

君石門頌以西成爲西城皆古人城亦作成之證

山頰有窊石有作又 又古文以爲有字儀禮鄉

射禮惟君有射於國中注云古文有作又攷工記

弓人有三均注云有三讀爲又參禮記內則三王

有乞言注云有讀爲又易繫辭又以尙賢也釋文云又鄭本作有尊作[seal]又作[seal]上尊見華岳碑下尊見碧落文不特鍾鼎款識可爲印證也刻銘爲志銘作[seal] 古無銘字本只作名名从夕此變从夕已見諸漢曹全碑長作[seal]見華岳碑岑作[seal]下从[seal] 古今字見石經故念字亦有作[seal]者廣作[seal]从古文光見義雲章内作[seal]凡古文从内之字多如此滿作[seal] 慸爲古文懣亦見於一切經音義說文有㒼字正字通云慸與㒼同未有以爲滿者惟淮南子俶眞訓乃始㒼䚍

離跂注云慲讀蕭蕭無逢際之慲云無逢際則於
滿義爲近要亦未可据也竊意心爲氣所充塞乃
致憂懣懣之从滿本取諸此於盈溢之義可相通
故楚辭云惟煩懣而盈匈以懣爲滿者借懣爲滿
非別有一去水从心之別體滿字也至變从艸从
兩則由來亦已久矣史記秦本紀到滿正義云滿
或作蒲莊子天地門無鬼與赤張滿稽釋文云滿
本作滿又漢堯廟碑滿而不溢張公神碑蕭草生
孕滿園田冀州從事郭君碑持滿不傾其滿字皆
變从兩張公神碑并變从艸未可即以時俗旹之

焉作□焉安古通瞿氏所引之外又得兩證論語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劉向新序雜事作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孟子爾焉能浼我哉韓詩外傳作彼安能浼我哉是也又案裴光遠集綴安作□華岳碑焉作□二字相似而有別此碑作□葢本華岳碑而微變之是焉字非安字較安字爲多一筆後人以字形相似音義亦通遂以安字釋之殆非也全作□仝全之本字全乃篆體見說文開作□較說文所載多一筆案王存乂切韻門作□此葢从之而省其一筆耳技作□从

古文文暑作[illegible]　案古尙書諸作[illegible]此盇从諸

凡古文从[illegible]之字皆从諸瞿氏謂从者之字當

有彡恐未必然潤作[illegible]　案義雲章閏作[illegible]此

盇从之後作[illegible]見古尙書弌作[illegible]中从乙知

古人乙一二字亦可通借又天地之地華岳碑作

[illegible]石刻此字不甚明顯右旁上半似作[illegible]形

則用華岳碑而多一筆也又十五行後一行似尙

有字蹟十四行瞿令問書四字筆意與前不類疑

瞿令問書款本在弟十六行後人以其曼威乃補

刻於十四行之下然書人姓名何以列於刻石年

月之後亦殊不可解耳余曩得此拓本模糊不明
未能摹錄今湯斐齋大令以精拓本見詒較諸宗
氏跋語所載勝倍蓰椎搨貴求精到也如式錄之

重刻道州刺史廳壁記

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二寸五分十行行廿六字字徑一寸五分分書在道州

道州刺史廳壁記　唐刺史元結撰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亾休戚之
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爾
凡刺史若無文武材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
則忒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邱墟生

人幾盡問其故不覺涕下前後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蒙以私欲侵奪蒸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强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偏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爲之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次山此記爲後人所易呂刺史溫復之圬壁而書慶厤中王公贇爲州始刻石淳祐中李公襲之正其誤又刻之予攷得之曰是刺史儀也摹勒之石明知州

漳浦王會謹識小分書二行刻於記文末行之下

右元次山道州刺史廳壁記八分書十行明王會重摹本有跋据迹是記一刻於宋慶厤中州守王贊再刻於湻祐李襲之案襲之亦官郡守即刻九疑山銘者隸書端勁有法與九疑山銘筆法頗類恐亦李挺祖所書今碑無書人姓名蓋重摹時易去道州新志載此文材作才數年之間下誤衍蒼生二字又刪去末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十八字皆當以石刻爲正唐人避太宗諱其見於文字者民字多改作人字此記所云生人幾盡必次山原

文也道州新志改人作民亦非是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右碑爲明代重刻從始事之例列於次山道州諸刻之後附永泰二年湖南省府志均載此刻衣服飲食下脫爲事二字故爲之記之作此案徐履道刺道州在中宗朝李廙在肅宗朝政績均無攷呂温字和叔河中人憲宗時以謀逐李吉甫由刑部郎中出爲道州刺史寬刑恤役治多善政遷衡州卒嘗作廳壁後記新唐書不詳其轉刑部也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十終

太倉陸增祥撰　男　繼輝校錄
吳興劉承幹覆校

唐三十三

浯溪題刻十九種（在祁陽）

峿臺銘（大曆二年六月）萃編載卷九十四

峿百（百譔作自）之則水（缺必字）

峿臺之南峻崖巉起得次山峿臺銘二百一十餘字篆書無書者姓名字闊一寸七分長二寸八分古麗清遒實爲罕覯今人徒知浯溪有魯公碑蓋未覩茲

刻之奇俊也錄邛芭拔訪浯溪古蹟記

案集古錄止載峿臺一銘無浯溪㾑亭二銘金石錄止載峿臺㾑亭二銘亭銘注瞿令問書臺銘篆書無名氏近日于奕正司直又僅載浯溪一銘云李康篆浯溪志云浯溪㾑亭二銘乃黃山谷與陶豫同遊拔得之意歐陽作集古錄時二銘尚幽翳荒僻未之見邪然趙明誠既錄㾑亭而遺浯溪奕正亦錄浯溪而復遺㾑亭又何也又案豫章集答長老新公書云浯溪銘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峿臺銘亦季康篆也知金石志李乃季字之譌書又云又有袁滋篆㾑亭銘

三十六行凡唐亭東厓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季康篆共七十一行山谷題壁又云唐亭東厓銘刻數百年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筯篆更不云袁滋與書語矛盾金石錄後出略無辨證凡此數端皆不可解聊跋次山文編後質之博雅君子云爾王士禎浯溪攷

峿臺銘刻在臺之背甚完整溪銘亭銘刻於東厓石上隨石欹斜蘚厚難搨而篆筆特佳視臺銘爲勝潘耒金石文字記補遺

峿臺銘首尾共十五行文首二行十五字餘行皆十七字因就厓石高低鐫鑿故二行獨參差不齊篆書

無姓名結體頗類浯溪銘或如山谷所云一人之筆也書多俗體不合六書之旨王述菴少司寇據說文等書正之是也而云百竟作自令細審石文自上有一畫作百亦百字之謬體也厓字從水從山皆係俗體而此刻序既作涯銘又作崖至暢達之暢說文作暘乃從田旁後代書家於田字中豎偶出頭尾作申因相沿從申旁與未申之申从曰从丨者不同而此序暢字偏旁竟從申之古文作[illegible]則謬之尤甚者祁陽縣志載此文廿餘丈誤作三十餘丈三四百步誤作三百餘步蒼蒼然脫蒼字重文宜間松竹作其間

松竹古人有畜憤悶脫去有字湘淵清深之深誤作溪壹縱心目之壹誤作以賴石刻無恙可據以正之也王阮亭尚書謂金石錄止載峿臺唐亭二銘亭銘注瞿令問書臺銘篆書無名氏予案家藏舊鈔本金石錄目錄弟一千四百一唐亭銘之唐作容下注元結撰瞿令問篆永泰二年十一月今唐亭銘石刻後題大厤二年歲次戊申閏□月亭名年月俱不相符又案輿地紀勝引圖經云江華令瞿君善篆籀元次山陽華巖等銘窊尊銘舜廟狀舜祠表寒亭記皆其所書集古錄云並永泰二年刻云云獨不數唐亭銘

何邪外舅錢少詹先生謂唐廎之廎次山本用說文高字或體與亭字義別俗儒誤讀為亭予攷宼尊銘文有爲亭尊上句令問公書亭作廎其字下亦從頃但變厂爲广耳又大和四年李諒湘中紀行詩有唐亭仰文哲句正書作亭字恐次山當日本以亭字名之第篆書者用古文寫之耳攷次山所作亭文於唐亭銘之外祇有寒亭記則知金石錄所載永泰二年瞿令問書容亭銘卽寒亭記之誤也抄本誤寒爲容又誤記爲銘阮亭遂以唐亭銘當之以至議論轇轕難於定斷并疑與山谷答新公書語不合矣又攷次

山別有東厓銘石刻載朱長文碑文攷山谷題記所云唐亭東厓銘刻皆江華令玉筯篆者當指東厓銘而言並非與書語有矛盾處阮亭特考之未審耳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文云左屬回鮮爾雅小山別大山鮮釋文引李巡云大山少故曰鮮毛詩公劉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故與巘字通用平津讀碑記

此銘鋒勢秀整儼若新刻與潘稼堂見時無異固由刻之精深殆亦有神物護之不使剝蝕耳金石審

永志宮室載此文誤與縣志略同惟有字已增補

清深字已校政耳

唐廎銘高一尺二寸廣六尺五寸七分標題一行三字字高二寸五分徑二寸二分銘文及年月三十行行六字字徑一寸一分年月四行字略小標題後數行曼患字大小與銘文等篆書左行

浯廎銘有敘

子象

君諱滋口第五行

以上六行止有五字可辨餘俱磨滅

浯溪之曰元君石扇拿大十餘

尺周回四十餘嵩鹵圓坐江串

東望唔臺北回臨大湖李杉浯

溪唐廎當亭石上異木夾戶疎
竹園樹瀛瀛水音天龍收可伯鳥
在廎上目所易者讀山漳川巨
所易者水聲松鎗霜數易者麼
日方暑易者漳風光霰易平易
之易歙步之命自唐廎往獨武
之銘曰
功名之又鑒易南土林埜之宮
所歙水石孝酒五十春武磨廎
恆之直讀所友宇漳廎廣石上

吳興劉氏希古樓刊

篆刻廎銘

有唐大歷弎年歲次戊申閏

六月九日□□林廎刻

右唐廎銘其文自左而右篆法與峿臺銘相似而字較小說文高小堂也或作廎讀去頴切與亭字音義各別次山此銘本是廎字俗儒罕通六書誤讀爲亭亭失之遠矣碑書厭爲肩蓋取省文但厭當從甘此卻從旨未合六書之旨　予嘗跋唐廎銘據說文謂廎與高同訓小堂不當仍作亭字今山谷題已作亭又陳衍題浯溪圖云元氏始命之意因水以爲浯溪

因山以爲峿臺作屋以爲㾶亭三吾之稱我所自也

歐陽公集古錄亦作㾶亭頌於何君元錫齋見所搨磨厓大字有云㾶亭碰道有云㾶亭銘者驗其蹤似唐人所題則讀廎爲亭沿譌已久六書之不講豈獨近代爲然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

錢辛楣少詹謂㾶當从甘此卻从白未合六書之旨諦視此碑㾶字七見皆从甘少詹之言蓋失之或釋謂此可信作譌此可仍亦非 平津讀碑記

㾶亭銘篆書其敘與銘及年月日刻人姓名共三十行又前標題爲一行㾶亭銘三字徑二寸强標題之

後約有五行應是次山及書人官銜姓名而弟五行有韋滋二字尚可辨餘皆模糊不清即山谷與新公書所云爲匡潤所敗也統計行數正與山谷言三十六行合其字則皆徑一寸二三分此刻歐趙二公皆未見王阮亭先生談以金石錄所載永泰二年瞿令問所書之寒亭記當之予於浯臺銘跋中已詳之矣攷輿地紀勝謂寒亭在江華縣隔江瞿令問棧險道入洞穴作亭石上元次山大暑登之疑時將寒故云又宋蔣之奇瑕谷銘序亦謂永泰中元次山爲道州刺史嘗巡行江華登縣南之亭愛其水石之勝當暑

而寒遂命之日寒亭而爲之記刻石在焉蓋次山官
道州刺史時令問公作江華令其銘故即令問公篆
書今道州有公所書窊尊銘石刻後題□□二年十
一月紀年二字已漫漶而據歐公集古錄則此錄與
陽華巖銘皆永泰二年令問公所書也寒亭記亦刻
於是年十一月與窊尊銘同至浯溪諸刻有年月可
攷者如峿臺銘爲大厤二年唐亭銘爲大厤三年右
堂銘爲大厤六年中興頌刻於大厤六年皆非永泰
二年則知趙德甫所載永泰二年令問公所書必非
唐亭銘矣又山谷謂此銘皆袁滋篆今審石刻袁滋二

字姓名顯然可辨其非令問公書更無疑義攷唐書袁滋傳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歷官至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後終湖南觀察使工篆隸有古法此銘書於大厤三年尙在建中元年之前十三年蓋正德深依次山於道州讀書時也篆書多用古籀結體頗似石鼓文其書戸作[illegible]逮作[illegible]風作[illegible]輿作[illegible]從青之字作[illegible]皆用古文申作[illegible]用籀文並見於許氏說文將字作[illegible]乃借用古文醬字又五之古文此即借作伍字高字或作廎乃从广須此

从厂傾爲異鼓吹之吹依說文作歠此依周禮用省文作歓其餘高作□州作□由作□若作□猷作□貴作□多有見於汗簡及古文四聲韻二書中者祁陽縣志載此文山面在江中句誤作西面在二口北面臨大淵句脫去面字若在亭上句在下衍乎字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先後得兩搨本標題後有敘二字一行曼威不可辨弟三行有一泰字可辨與五行滋字齊格泰上一字存下半子字上半僅存一二筆不强定其字弟五行袁滋上有君字甚顯皆前人所未及審出

者功字已泐據志及瞿氏吳氏補注於旁以二一本諦審而互訂之與前人記載多所不符標題弟一字作浯不作唐與文內作磨者殊前人均未言及豈經後人改鑿邪標題後五行之右似尚有兩行然以山谷所言三十六行計之又不應有豈尚有空行無字邪諸家記載瞿氏最詳亦有未盡細審者如从青之字用古文而小變之作[illegible]申用猶文而小變之作[illegible]吹用省文而小變之作[illegible]瞿氏以爲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也商字作厧者二作厧者二一瞿氏概以爲从厂偵也厭字作[illegible]

者二作[illegible]作[illegible]者各一並不作[illegible]瞿氏概以爲作[illegible]也謂此可信諸家均釋謂爲由瞿氏云由作[illegible]細審之偏旁[illegible]上作[illegible]中雖磨咸其爲[illegible]字無疑右旁[illegible]上作[illegible]並不作止其爲胃字無疑當據石校正之其餘步作[illegible]又似作[illegible]上从鳥省在作[illegible][illegible]臺作[illegible]省口檐作[illegible]所作[illegible]耳作[illegible]於序之序作[illegible]茅作[illegible]耽作[illegible]从反身始作[illegible]从吾之字作[illegible]皆未及舉也又瀛州言无之无疑非本字特不知何字之古文耳永志宮室載此文江中誤作江口北

面碑大淵誤脫面字功臣之伍伍誤作侶當以石
刻爲正　又案亭古作庾出碧落文又作頃出義
雲章並見汗簡瞿氏謂次山本以亭名篆書者用
古文寫之其說近是

浯溪銘高一尺四寸五分廣六尺九寸八分二十五行行四字前六行及第二十行五字篆書

浯溪銘有序
趙從敷書河南元結字次山
撰　篆上巳曼應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
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

尚房爲自憂之故命曰浯溪銘

□□曰銘曰

湘水之出溯回舜山山開石門

溪流瀑瀑山開如何峽峽雙石臨洲

斷崖陽溪系縣山石林控石又

又陰吾欲承設勝者繇地溪古

茫棘棘淑蓋入命曰浯溪樓吾

擇司人誰游之銘在溪曰

浯溪銘李庚篆書在永州通志略碑文

攷李庚作李康

畧人辱書勤邈并惠送李康篆元中丞浯溪銘筆意

甚佳以字法觀之峿臺銘亦季康篆也然猶有袁滋唐亭銘三十六行何不見惠滋唐相也他處未嘗見篆文此獨有之可貴也凡唐亭之東厓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季康篆七十一行爲厓溜簷水所敗當日不如一日矣若費三十竿大竹作厦更以呑槽走簷下其下開楲沙土見厓令走水快亦使元公房祠乾潔院門免時有聒噪也（黄山谷答浯溪長老新公書）

唐浯溪銘李康篆（天下金石志）

浯溪峿臺唐亭皆在今永州府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次山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於此

字從水從山從广曰吾者㢈吾獨有也案峿㢈字韻書無之蓋制自次山浯本琊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溪命名浯則自次山耳菽園雜記

案豫章集答長老新公書云浯溪銘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峿臺銘亦季康篆也知金石志李乃季字之譌書浯溪攷

㢈亭銘猶刻在平厓浯溪銘石面凸凹字亦大小長短橫斜不一應是厓石生長以致字形改變耳錢邦芑跋訪浯溪古蹟記

案峿臺銘篆書石刻無姓名其後黃山谷趙德甫王

聚訟紛紛異說王阮亭亦再三辨證無所得攷

欽定佩文齋書譜載金石略云唐永州浯溪銘𨓏臺銘並李庾篆書唐書宗室世系表李庾爲襄邑恭王神符之後湖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唐書家中並無季康名亦無所謂季康者阮亭以李字爲季字之譌今始知李字未誤而康字乃庾字之譌耳山谷云以書法觀之𨓏臺銘亦季康所書則其筆意相似固出一人手也李陽冰篆書號爲神品瞿令問袁滋亦工篆然諸書未有言爲次山書浯溪銘者則此刻應據鄭樵金石略屬之李庾爲確漁仲精於論古良不

誣矣浯溪新志

浯溪銘首尾三十五行行四五字不等篆書無年月首有次山銜名三行次爲篆書人銜名二行已漫滅殆盡僅存一篆字可辨此刻集古金石二錄皆不載近代金石家亦尠著錄因其橫鐫厓石低凹不平且爲厓溜所敗多漫漶剝蝕故搨本難得予親至厓下用薄紙手自椎搨方能審辨就篆體論之此刻形長而圓似李斯小篆而竪筆下尖如錐𢈪亭銘則體方不尖文多用古篆至我家令問公所書窊尊銘近類𢈪亭而竪筆又帶尖爲異知此銘必別是一人所書

矣峿臺銘與此字形絕相似惟結體方而不圓微有不同山谷云峿臺銘亦季康篆其言似屬可據當從金石略及浯溪新志以正季康爲李庚二字之譌計此銘共三十五行浯溪銘共三十六行正合山谷所云合袁滋季康篆七十一行之數祁陽縣志錄其文多脫誤世無名稱者焉句脫者焉二字銘曰之上脫銘□□□句溪古荒蕪蕪沒蓋久譌作溪古地荒蕪沒已久皆當據石刻正之攷山谷遊愚溪詩有云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蘚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袁陳后山注謂李乃陽冰袁氏未詳予疑李即李庚袁即

袁滋耳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篆字上失搨銘曰上有口字可辨可以補志之闕

又命曰浯溪下省府志均脫銘字山賛殊怪山均

誤水

浯溪銘釋文高一尺三寸廣五寸五行行十五字字徑五分許正書左行

□水一曲淵淵㵎傍山開□□溪流瀑山開□何巉巉雙

石臨淵嶄□夾溪絶屋□賓殊㤲石又尤異吾欲来退

□□□□溪古荒溪蕪役盖久命曰浯□□□□□人

誰遊之銘在溪□

浯溪中興頌石刻側直抗邸存節等殘題名後有正

書元次山浯溪銘釋文四行已殘缺似是舊刻隔溪誤作夾溪荒蕪誤作荒溪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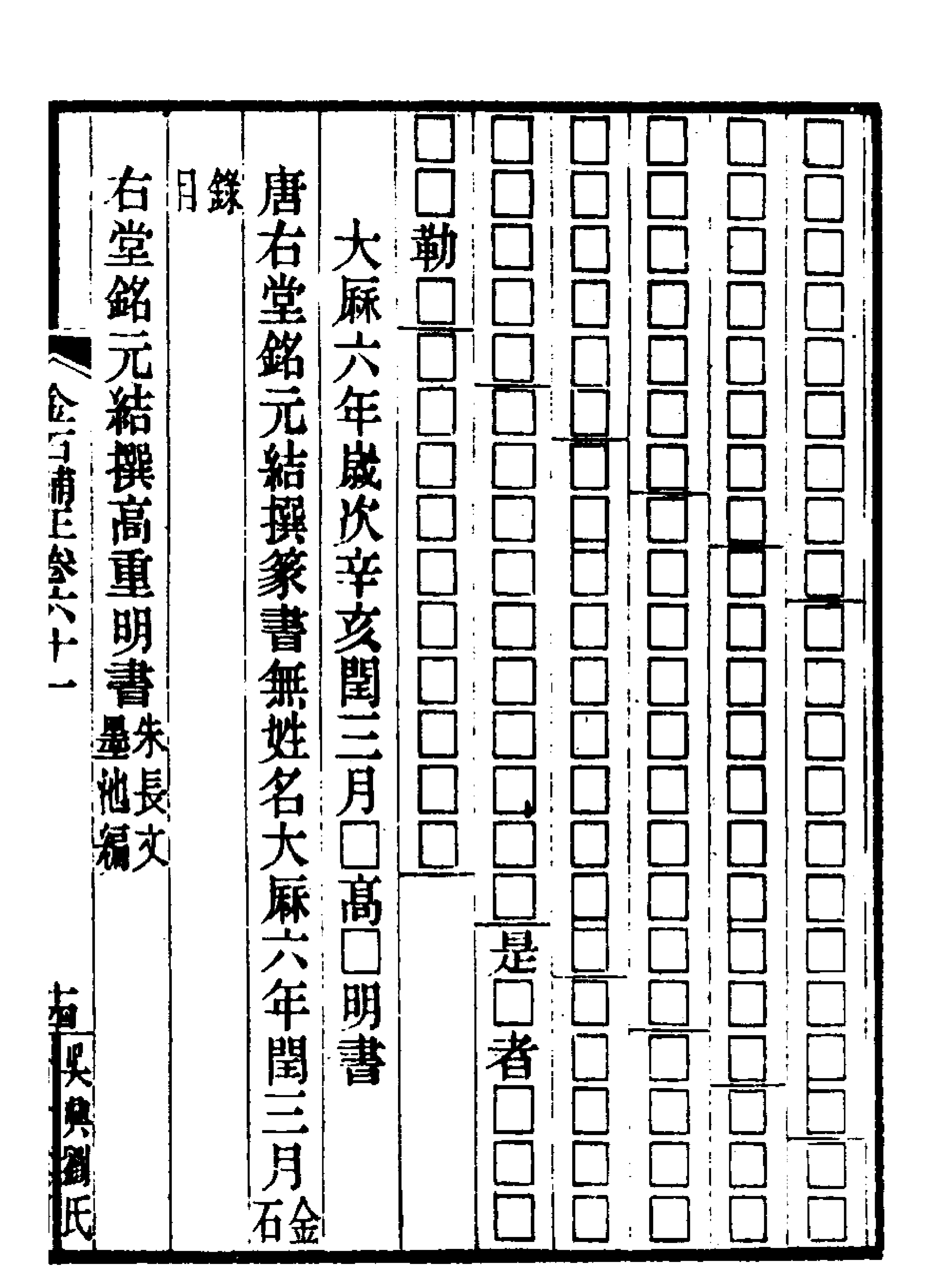
右釋文無書者姓名即附於銘刻之後二志所載多一㫌吾之吾字今無見矣又巉下雙上作一五字恐是後人妄鑿者石刻五行瞿氏作四行誤

右堂銘高一尺七寸廣二尺十八行行十字字徑八分許正書横額右堂銘三字字徑一寸四五分許長三寸五分餘小篆書俱左行

右堂銘

元結字次山撰

右堂在中堂之西□□□□□□南將□□□□□


□□□□□□□□□□□□□□□□□□□□□
□□□□□□□□□□□□□□□□□□□□□
□□□□□□□□□□□□□□□□□□□□□
□□□□□□□□□□□□□□□□□□□□□
□□□□□□□□□□□□□□□是□者□□□
□□勒□□□□□□□□□□□

大厤六年歲次辛亥閏三月□高□明書

唐右堂銘元結撰篆書無姓名大厤六年閏三月金石錄目

右堂銘元結撰高重明書朱長文墨池編

浯溪山谷題壁有所謂右堂銘者今次山文編不載金石錄僅存其目皆無可攷而疊𡉏編以爲高重明書不知何據 王士禛浯溪攷

右堂銘在今勝異亭後高二尺餘廣二尺字皆漫滅僅存右堂銘篆書三字字約二寸許左有大厤六年四字右有元結字次山撰六字尚可識 宋溶浯溪新志

右右堂銘正書左行字多剝蝕不可讀惟右堂在中堂之西七字可辨首尾共十六行其序及銘十四行行九字末行約止三四字文之前一行首行低一字題右堂銘三字次行低三字題元結字次山撰六字

文之後二行皆低一字題大厤六年歲次辛亥閏三月月下尚有數字已磨滅矣字徑八分許文首行標右堂銘三字而當文之中六行上又橫題篆書右堂銘三字作額字長徑三寸許橫徑二三分亦左行筆法絕似唔臺銘疑出一人之手案此刻始著錄於趙德甫金石錄云篆書無姓名朱長文墨池編則云高重明書不言是篆是正今以石刻證之知趙氏誤也石刻年月下及後行皆漫漶書人姓名有無不可辨未知朱氏之言是否攷次山文編未載右堂銘前人又未有著錄全文者予身至浯溪訪得於勝異亭之

後亟命工人椎搨數本其文首云右堂在中堂之西攷宋皇祐中孫適三絕堂記云東崖之顚次山嘗銘右堂又元至元中王榮忠重建笑峴亭記云笑峴亭次山元水部右堂之故基也自次山後其堂遂圮至宋熙寧間邑侯莆田蔡君瓊作亭於其上更名曰笑峴云云今石刻在峿臺之上勝異亭之後想卽當時右堂之故址也宋以來著錄金石家及縣志浯溪志從未言次山之有中堂今據此文則有中堂明矣又見存摩厓石刻宋湖南轉運判官屯田郎中沈紳題名云治平四年孟春丙子訪浯溪元子次山故居讀中

興頌峿臺中堂右堂三銘云云然則次山亦嘗爲中堂作銘刻石無疑矣右堂銘之石高出地約二尺半厚不及五寸上圓而下直其右別有一石下與此石連而稍低予細審並無文字乃題名於上募工刻之及刻竣搨視微見楷書字迹頗類右堂銘字小不及半而一字不可辨識爲恨且悔予之題刻鹵莽也故并書於此以志予過予有浯溪雜詠絕句云德甫雖然攷錄精右堂銘欠認分明後人競撰浯溪志未爲中堂一表名非敢訾議前賢實歎讀書稽古之不易云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右右堂銘曼威已甚諦審再四僅辨三十二字而瞿氏所謂首行標題右堂銘三字已不可見末行明書二字尚顯高字亦依稀可辨知朱氏之言爲可信而黃虎癡承趙氏之誤復實之曰瞿令問篆書其謬尤甚橫額篆書橫徑寸四五分瞿氏以爲二三分殆脫一寸字邪每行十字瞿作九字後二行低二字瞿作一字均誤余託覓此刻三年始得之惜磨泐不可讀倘得良工精搨必當多所辨識姑先錄之以竢續補

韋武題名高二尺四寸廣三寸一行十七字字徑一寸正書

建中三年秋八月廿三日□□□兆韋武記

右韋武題名在中興頌左甲戌秋始搜得之字畫瘦勁已近平曼矣

邱伉等殘題名 高不計廣三寸五分 三行行字不一正書

缺 邱伉 邱存節

闕傑 杜例 成萬 王亥 闕

水尹海 略陽權克謨闕

浯溪中興頌石刻之前有正書殘題名三行弟一行二人弟二行四人弟三行亦二人上下及前俱殘缺其後即刻浯溪銘正書釋文案浯溪舊有杜傑杜例貞元十八年三月題名今搜搨未見而此刻有□傑

杜例未知即一刻否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余舊得浯溪殘刻上無年月左爲浯溪銘眞書又爲題名三行每名空一字其名爲□水尹海略陽權克□□傑杜例成萬王亥邱伉邱存節校溪志乃貞元間人也金石審

伉上一字殘缺通志作直永志作邱審之當是邱字末一譲字僅存右半莫字永志闕通志定爲言旁姑從之永志附載於杜傑題名跋內所述碑字因後浯溪銘而讀爲左行其實斷非一刻也通志系於唐末今移次貞元間

修浯溪記 寶曆元年五月廿三日 萃編叢卷一百八

旁泱于永缺于永二字然自空闕闕誤作闕羅湑湑誤作涓

元結集有浯溪銘序云結卒後五十年季子友讓以元和十三年春爲道州長史復修浯溪江州司馬韋詞爲撰此記後有寶秝元年五月廿三日元友讓距韋詞作記時又八年矣平津讀碑記

修浯溪記碑韋詞撰羅湑書共十六行每行三十三字正書浯溪諸題詠俱係磨厓鐫鑿獨此係另刻碑石嵌置厓壁觀其字蹟不似唐時原刻疑後代好事者爲之其韋詞記後附元友讓題語題語之後始署

書人羅洧姓名後又附元友讓復浯溪舊居五言律詩敘次無倫款式不雅可疑一也豆盧下空六字及相字下畢字上空六字語氣不相屬可疑二也又據韋詞記元友讓假道州長史維舟亭下在憲宗元和十三年春而友讓題語在敬宗寶曆元年上距已逾六年而云去年五月維舟於此可疑三也其記文云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圬墁移舊手筆亾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題語云負罪奔迫不及題記故於簡餘書之細玩語意似記文爲友讓編集浯溪諸名人題詠成書而作並非專爲修復浯溪也種種可

疑必非原刻碑後又有宋皇祐時人王仁壽篆書題名十九字亦不類爲游浯溪而題之語恐此碑卽其人所刻至王侍郎昶謂傳未嘗有再臨道州之事攷元次山於代宗永泰中爲道州刺史先於肅宗上元間以水部員外郎佐荆南節度使呂諲府其時或曾經游歷浯溪亦未可定今縣志溪志俱改爲元公刺道州非是韋詞字踐之官至湖南觀察使見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辟詞與李翺在幕府咨訪得失見於陵傳又校舊唐書韋詞傳字踐之祖君今本誤作名卿洛陽丞父翃官至侍郎史稱其少以

兩經擢第判入等爲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郡留守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使府皆以參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御史以事累出爲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素知詞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爲戸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糴使尋爲戸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郎位與李翺同拜中書舍人出爲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在鎮一年吏民稱治大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侍案其歷官年月約略與石刻合惟石刻云以恩例自道州

司馬移佐江州則詞先爲道州司馬後改江州而傳不書者蓋以再貶二字括之也攷劉禹錫撰詞父翃墓志趙德甫金石錄跋之云翃有子詞仕爲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而新史無之墓誌云翃父卿而傳作君卿墓志云翃官殿中侍御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中溶案新史宰相世系表詞父名缺亦書其官爲侍御史又書其祖名幼卿今刻本誤作鄉而非君卿官洛陽令而非丞與墓志舊史又多不合然表列幼卿之兄名幼成弟一名幼奇一名幼章似以幼字爲排行者恐舊史亦未盡得實今舊史刻本韋詞名誤作辭故金

石萃編謂兩唐書皆無傳蓋偶未深攷耳唐制左遷謫降官授州刺史司馬者皆員外置詞以事貶爲此官故自署江州員外司馬蘇子瞻謫授黃州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其詩有俗客不妨員外置之句可見宋時亦沿其例云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羅洧書款一行萃編錄於標題之後石刻不如此也羅洧洧字通志金石略碑文攷並作涓此記經後人模刻爲洧爲涓未知孰是韋詞通志職官作辭與舊唐書同永志蕹草作蕹髮殊謬祁陽志元年下脫再臨二一字乱活作活乱俚俗作里俗徹作

撤畢作遇巖作崖賦咏作咏賦皆當以石刻爲正

皇甫湜詩萃編載卷六十七

中行蘇預 皇甫湜書□□□□□新元□

皇甫湜李翺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辭云云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容齋隨筆

皇甫湜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漁隱叢話

右一詩在浯溪中興頌傍石間持正集中無詩詩見於世者此一篇耳然自是傑作近時有容齋隨筆亦

載此詩乃云風格殊無可采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耳放翁跋皇甫先生文集

浯溪厓間有皇甫湜詩刻十二行每行十一字正書洪容齋陸放翁俱有題跋趙德甫金石錄亦載其目無年月容齋隨筆錄其全篇啼素瀨作揚素瀨如有賴之賴與全唐詩同知全唐詩即以洪爲藍本也石刻完好無缺中行下有小注蘇湏二字金石萃編偶遺之又末行銜名下書字已漫漶細審石刻尚有小注數字亦磨滅僅存新元可辨浯溪新志君可蓋作見冠蓋一氣閒作兩氣閒皆非是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此書尙見唐人風格可定爲眞蹟金石審萃編脫蘇預新元四小字據補之案金石錄目弟一千七百八十六唐衡嶽寺大德瑗公碑皇甫湜撰大和三年正月然則此詩之刻當亦在是時也萃編附元和末非此刻闕於康熙間與米南宮詩俱經修刻而較諸米詩爲佳尙不全失眞面目縣志載此詩多餘態多作有此詩經後人模刻未知孰是餘同溪志

李諒湘中紀行詩 萃編載卷一百八

古木暗魚潭 缺暗魚二字 怪石生溪渤 缺溪字渤誤勃 巨艦 缺巨字 商

筏我行缺筏我二字綠可染缺染字積翠翠誤學哨磧缺哨字又注丙邢陽縣白鶴嶺缺邢嶺二字有漁釣缺有字行將耋缺耋字好乘桴缺乘桴二字桂管缺桂字

李諒湘中紀行詩二十行行十三字正書左行述葬侍郎金石萃編所載缺十五字又溪渤之渤誤作勒積翠之翠誤作學蓋搨本未精之故予游語溪親督搨工椎打所謂闕泐者一一皆可辨識乃爲補之中云唐亭仰文哲亭字並不作廎此唐人手筆可見次山當時本用亭字也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王軒等題名高不計廣八寸篆書三行行一字二字字徑一寸六分年月一行九字字徑五

分正書

王軒

畧

李騭

大和五年五月廿四日

王軒等題名三行篆書年月一行正書在浯溪李行修題名之下攷唐范攄雲溪友議載王軒游西江泊舟苎蘿山下題西施石事謂軒少爲詩頗有才氣全唐詩采其事云大和中進士案之時代正與此合恐即其人也

案李行修題名下倘有房魯一刻此刻更在其下

盧鈞赴闕題名 高八寸許廣五寸三行行字不一字徑寸餘正書左行

戸部侍郎盧鈞開成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赴　闕過此

盧鈞題名正書三行左行在浯溪王軒等題名之下

案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第以拔萃補秘書正字累官至宣宗朝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左僕射罷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懿宗初

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元見唐書本傳傳稱鈞與人交始若淡泊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將相没而無贏財又敘其官嶺南節度使時諸善政時稱廉潔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革蠻數千走闕下請爲立生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此題名蓋其自嶺南赴闕路經浯溪時筆也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盧鈞再題名 高一尺廣四寸五分三行行字不一字徑寸許正書左行

盧鈞子和

開成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同遊

右刻未經八道同治壬申九日楊海琴前輩始搜得於浯臺石上搨墨見寄亟補錄之

馬植題名 三行行字不一字徑五六分正書左行

黔州刺史馬植赴任黔中後戶部九日過此

馬植題名正書三行左行在浯溪處鈞題名後案馬植唐書有傳云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校書郎歷官至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又罷為天平軍節度使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忠武宣武節度使卒

傳稱其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緣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欵遣子請賦和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爲陸州即東首領爲刺史旣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此蓋植自安南赴黔道經浯溪時所題傳云觀察使而題名云刺史者唐季邊郡每以節度觀察等使兼刺史也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云後戸部九日者戸部郎前刻之盧鈞乃開成五年二月廿日也

房魯題名 三行行字不一正書左行

房魯 二字較大

昌五中冬六日來

房魯題名正書三行左行在浯溪李行修題名下攷魯字詠歸係太宗朝名相房文公元齡七世孫見唐書宰相世系表題云昌五中冬者蓋會昌五年十一月也浯溪新志不知房魯昌五之義改作房州魯昌五又於來下增此字又以上王軒等題名大和五年係於其前錯謬殊甚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祁陽志與浯溪新志同誤惟不係以大和五年一

行耳

李行脩等題名高不計廣八寸四行行字不一字徑寸許正書左行

前廣州刺史李行循

掌書記施肱

巡官李黨

大中三年四月十一日赴　闕過此

右李行脩等題名正書左行在馬植題名之下李行脩署銜廣州刺史而下有掌書記施肱巡官李黨二人姓名攷唐書百官志天下兵馬元帥其屬有掌書記又團練使防禦使皆有巡官惟節度使觀察使俱

有掌書記巡官各一人至諸州刺史並無置掌書記巡官之文然攷唐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後改曰都督又兼刺史又或領兼防禦團練使又其後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皆兼所治州刺史據地理志云嶺南道廣州南海郡中都督府蓋廣州本係邊要之地以都督兼刺史都督亦無置掌書記巡官之制蓋因其時刺史多有以節度觀察等使兼領者皆置此二官因而都督亦置矣此亦唐末方鎮擅權之漸也

右刻在房魯題名之上瞿氏謂在馬植題名下者

誤也

韋瓘題記 高一尺四寸廣一尺四寸五分十九行行十字字徑寸許正書

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 大中三年十二月七日過此

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

楚州刺史□次泗上旅泊□□今年三月有桂林之命

□□□□繞八千餘□而□未□□桂陽纔經數月□

□無□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為

忝幸宦途蹇薄分亦可知因吟作官不了却歸來還是

杜陵一男子余洛川弊廬在崇讓里有竹千竿有池一

畝罷郡之日携猿一隻越鳥一雙叠石數片將歸洛中

方与猿鳥為伍得喪之際豈足介懷

韋瓘浯溪題名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在永州　寶刻類編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官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爲忝幸案新唐書瓘屢仕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

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容齋四筆

在磨厓碑左下方字大寸許書法蒼勁但多剝落不可識幸容齋四筆記載甚詳猶可全讀也浯溪新志

浯溪有唐韋瓘題名十八行每行十字正書容齋四筆跋此刻撮其大略書之文句多有刪削且後半竟未及一語蓋其時已漫漶不可讀矣容齋去今又數百年前半又缺十八字賴跋語可以補之然非石刻尚存亦無從知容齋有刪削也今以石刻校之二年下有十二月七日五字刺史下尚有八字不可辨者

吳興劉氏希古樓刊

五字桂林之命下尙有十七字不可辨者十一字纔

經數月下尙有四字不可辨者三字容齋所引止於

誠爲忝幸句以下尙有七十五字可辨者僅四十八

字耳今據　欽定全唐文補足二十七字後半

乃成完璧矣攷瓘字茂宏及進士第新唐書附韋夏

卿傳後稱其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今據其自述乃

在大中元年史亦未得其實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右韋瓘題記在浯溪鏡石下自洪容齋以來皆定

爲大中二年余以三四搨本諦審之非三年即五

年以文內逮今十六年句及史稱德裕罷相韋瓘

坐貶合之則可定爲三年也通志載此誤謫窋爲
謫官誤八千爲一千且於綂字下多空一格其所
簮爲一字者乃八千二字閒石泐之痕耳并缺旅
泊而末四字又越烏下不似一字然曼患不可識
姑從志載作一其碑文同處仍據志載錄之窋旅
八末字均甚明顯瞿氏何以闕譌豈椎搨不精之
故邪韋㒈賢艮方正正卿之子執誼之從子世系
表㒈不載官職正卿亦不言賢艮方正均闕漏

谿園二篆文高一尺廣一尺四寸二字橫列字徑四寸五分長五寸七分小篆

谿園在小峿右臺右堂下有石突起平地上刻谿園二字大六寸許筆法類浯溪銘或曰次山蒔花種蔬處祁陽縣志

篆書橫刻小峿臺南右堂下小石上字徑六寸許筆法深穩唐人筆也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元家坊三字高一尺四寸餘廣七寸餘一行三字字徑四寸許正書

元家坊

在小峿臺南谿園東久圮舊址有大石猶存原刻元家坊三字浯溪新志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十一